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

目錄

難張溫秦宓論天

泛龍舟魏主伐吳

孔明興兵征孟獲

諸葛亮一擒孟獲

諸葛亮二擒孟獲

諸葛亮三擒孟獲

諸葛亮四擒孟獲

諸葛亮五擒孟獲

諸葛亮六擒孟獲

諸葛亮七擒孟獲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難張溫秦宓論天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  
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兵權皆歸  
於遜。却說張昭顧雍啓奏吳王。令改元。權從  
之。遂改為黃武元年。因魏於二魏於二魏於二魏於二魏  
黃武是年。魏主曹丕欲起五路兵擊蜀。遣使

入吳。此時吳王正聚文武。忽近臣奏說魏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朕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亦可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答曰。今陸伯言極有高見。可請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讎矣。臣料魏吳皆無諸葛亮之謀。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

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權從之。乃與使命曰。軍需未辦。擇日起軍。使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踰。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

取勝而回。孫權聽畢，乃與文武曰：陸作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冤於西蜀矣。忽報西蜀遣鄧芝為使入國。張昭進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故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官門前直擺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麪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以烹之。看其人如何。

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以列於左。右。各執軍器。召入鄧芝。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官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尔乃何等匹夫。不拜何也。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



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而說齊也。尔便是隋何再出。陸賈重生。亦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尔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也。權轉怒曰。孤何懼尔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也。權曰。尔欲效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設鼎。以拒一使。見其局量之不容物也。權被芝一說。叱退左右武士。命

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吳蜀之  
便益。若何。先生勿惜剖露。芝曰。大王欲與蜀  
和。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  
幼主不能以全始終。被魏所欺耳。芝曰。大王  
乃命世之英賢。諸葛亮亦乃當世之豪傑。蜀  
有山川之險阻。吳有三江之固守。若二國連  
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并天下。退則可以  
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曲稱臣於魏。魏必望  
其朝覲。求東宮太子以為內侍。若不從時。則

奉詔伐之。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  
地。不復有於大王也。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  
且細思之。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  
之名也。言訖。擦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  
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待之。權曰。先生之  
言。正合孤意。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主之乎。  
芝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  
亦乃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  
於天下乎。權曰。今孤心下不明。願先生教之。

於是吳王留鄧芝過了旬日。權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衆皆默然。忽一人出班而奏曰：臣願為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為中郎將。權問之。張溫奏曰：臣雖不才，願以片言入蜀，共結永遠之好。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通孤之微意也。溫曰：大王何故自失其志？孔明固當世

之人傑。臣亦當世之人傑。聖人云。舜人也。我亦人也。臣何畏彼哉。大舜尚猶可效。何況今人耳。權大喜。重賞張溫。同鄧芝入川。來見孔明。共議連和之事。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來奏後主曰。鄧芝去久。必幹成事矣。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也。陛下當以禮貌敬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削平蠻夷之地。然後圖魏。魏滅。則東吳亦不能久存。足可以展

故舊之大統也。後主謝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引張溫入。溫自以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繡整。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重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張溫心中自以川中無我等之對手。故不懼之。孔明亦甚敬重。酒至半酣。孔明曰。先君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主上年幼。深慕吳王。不能見面。望大夫回國時。

以善言回奏。蜀吳永遠結好。乃併力破魏。作  
萬年之計也。溫見孔明談笑自若。甚有傲忽  
之意。次日。後主賜金帛與張溫。孔明等各以  
異錦玩器送之。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多官  
皆送於此。孔明慙懃勸酒。正飲之間。忽一人  
乘醉而入。張溫便有怒色。其人昂然長揖。入  
席就坐。溫不然。乃問孔明。此何人也。孔明答  
曰。姓秦名宓。字子勅。見為益州學士也。溫笑  
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乎。宓正色而

言曰。蜀中五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乎。  
溫曰。且說汝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  
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  
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汝問我學。何相賴乎。  
溫笑曰。汝既出大言。吾且問汝天文之事。天  
有頭乎。宓對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  
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  
溫又問。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  
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之。溫又



問天有是乎。宓答曰。有是。詩云。天步艱難。無  
是何能步之。溫又問。天有姓乎。宓答曰。豈得  
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  
宓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又問曰。日生於  
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時秦宓  
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坐皆驚。張溫無語。宓  
却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之一事下問。  
必能明天之理也。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  
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

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拆。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又何傾其西北乎。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顏先生教之。張溫似醉如癡。無言可答。乃避席而謝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也。孔明恐溫羞媿。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

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教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半。二主平共分治。豈不樂乎。芝乃應聲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也。但為君者。各脩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然戰

爭方興。未可以為樂也。權大笑曰。君乃誠實之士也。蜀中有如此之人。孤安敢妄侵地土也。願求永結盟好。權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和。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心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泛龍舟魏主伐吳

却說魏主曹丕欲伐東吳。乃會文武。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丕皆厚葬之。命多官上殿。問曰。近日孫權與蜀連和。往來甚密。必生異心。朕欲先伐吳。後破蜀。爾諸大臣有何高見。侍中辛毗出班奏曰。天下新定。土闕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蜀吳方可破也。丕大怒曰。此儒生迂濶之論也。今蜀吳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也。即

傳旨。當日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隻不可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徑取南徐。此為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一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將。令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等。為合後。劉曄。蔣濟。為叅謀官。

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克日起兵。封司馬

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

聽懿決斷。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

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主

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

從蔡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

利害。孫權聽知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出

班奏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國書一

封。與諸葛丞相。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又

速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當北之大勢，非可動也。若取陸伯言至此，倘夏侯尚等軍馬突出，荊州危矣。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未盡，一人從班部中應聲而出，曰：大王何待羣臣之薄也。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於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軍不敢正視東吳矣。若不應其言，甘滅九



族。權視之。乃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  
嚮。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  
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  
軍馬。盛謝恩領命。即會建業諸將聽令。眾皆  
一一應諾。內一人昂然不語。盛視之。乃吳王  
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  
陵守禦。年幼極有膽勇。當時見徐盛傳令教  
眾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  
之計。韶甚不然。乃挺身出問曰。今日大王以

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戰。直待曹丕兵至江岸矣。彼軍若至江岸。須驚動江南之百姓也。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吾直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時。當斬其首。盛不從。韶堅執要行。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去。盛曰。汝今不

從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那羣  
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武士  
料得有人來救。未敢下手。韶部將見之。飛報  
吳王。權聽知。急上馬來救。徐盛又令人催促  
要獻首級。武士便欲下手。權忽然驟至。喝散  
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徃年在廣陵。  
深知地利。不就那裏與曹丕廝殺。直待他下  
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遂入營來。徐盛迎  
接上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

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之所立也。亦非大王之所立也。乃國家之典刑。若以親而免之。以讎而殺之。公論何在耶。權曰。此子若是宗室。任將軍處治。孤豈敢救。柰是孫伯海之親姪也。少亡其父。依傍伯海養之。本姓俞氏。孤兄甚愛。乃賜姓孫。於孤頗有勞蹟。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又絕滅俞門之後也。盛曰。且看大王龍顏。

寄下死罪。權命孫韶拜謝。韶昂然不拜。盛問曰。今番服也不服。韶厲聲而言曰。據吾之料。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汝之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回顧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再休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怒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因此令丁奉引三千兵渡江接應。盛以密計付奉。如此如此。丁奉授計引兵而去。却說魏主乃

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列於大江之岸。請令曹丕問曰：江岸有兵多少？真曰：隔江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必是詭計也。朕自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舟於北岸，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鸞簇擁，光耀射目。中央打一把方心曲柄黃羅傘蓋。丕在舟端坐，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奏曰：兵法有云：實實虛虛，鬼神莫測。未可渡江。彼見大

軍至。如何不作準備。今陛下未可造次。且待  
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  
丕曰。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  
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  
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燈光。所以衆  
軍皆以為無人之境。至三更時分。丕聞得江  
中消息。喚近臣問之。內一人答曰。多有聞陛  
下天兵來到。望風逃竄。並無一人矣。丕暗笑。  
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

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  
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蹕帶。丕見之。大驚。頃  
刻數次人報。自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  
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綿綿不絕。一夜成就。  
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執旌旗  
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因此魏兵見城上許多  
人馬。如何不膽寒。丕見之。而嘆曰。魏雖有武  
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  
正驚訝之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



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跪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道。趙雲引兵出陽平關。迳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虜軍殺到。為首吳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渰死者無數。諸將奮死救出魏主。魏主渡淮。

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絕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舟。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馬。岸上一虜軍殺到。為首吳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拆軍大半。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許都。此時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不在話下。

張遼回到許昌而亡。曹丕厚葬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聽得急收兵而回。魏主曹丕聞知蜀兵退去。猶自堅守。怎敢輕動。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興兵征孟獲

却說建興三年春。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是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幸是連年大熟。老幼皆鼓腹謳歌。凡遇差徭門戶工役。爭先願行早辦。因此軍需馬匹器械衣甲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是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所有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雍齒之後。先祖曾為什方侯。今結連孟獲造反。又說

牂音牂牁音郡

太

守朱褒。

音包

越雋

音况

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

池。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

音况

不魯肯反。見今

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

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幸與功曹呂凱

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危甚急。孔明乃入朝

奏知後主。曰。臣觀南蠻諸洞實乃國家之後

患也。今雍闓等結連孟獲背反。臣當自領大

軍前去征討。特奏陛下知之。後主曰。東有孫

權。北有曹丕。甚是利害。今相父棄朕而去。征

蠻。倘吳魏興兵。如之奈何。孔明曰。臣已有良策。目今東吳和會已定。便有異心。須有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大魏曹丕新敗。銳氣已喪。必不敢遠圖。便有異心。須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隘口。何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各兩軍為救應使。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以絕後患。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任也。後主曰。朕今年幼無才。不堪領其大事。請相父

自斟酌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為諫議大夫。孔明問之。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閩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可遣將討之。必然成功也。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伏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縱放。非可容易託於人也。王連再三諫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

辭了後主。自出師南征。令零陵郡人蔣琬。字公琰。為參軍。用江夏鄱縣人。姓費。名禕。字文偉。為長史。用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令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用巴西宕渠人。姓王。名平。字子均。為副將。用犍為武陽人。姓張。名翼。字伯恭。為副將。外有川將數十員。不及一載名。共起兩川甲兵五十萬。前往益州起發。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饑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却說雍閬聽知孔



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等三人商議。分兵三路迎之。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各引兵五六萬。於是高定起兵。前部先鋒乃永昌永平人也。姓鄂。名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却說孔明領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延交鋒。

戰不數合。延詐敗而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出。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煥感恩難盡。孔明問曰。汝是何人部將也。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被雍闓之說。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聽畢。亦感激

不已。忽然雍闓入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令兄與弟不和。故施其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魏延搦戰。」雍闓自引三萬兵出迎。兩陣相對。魏延出馬。大罵雍闓曰：「忘恩背義反國之賊。何不早降？」闓大怒。拍馬交鋒。如何抵敵。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引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

兵兩路來取蜀寨。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衆軍聽知。皆記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口。縱放回歸。孔明又喚高定的人

問之。衆皆告曰。我等皆是高定部下軍也。孔明曰。既是高定的人。都入中軍。以酒食待之。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下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

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其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便說此言。重賞了畢。修密書一封。約定日期下手。今汝回去。見雍闓說此事。休失落了書。成功之後。教汝做官。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已畢。大怒曰。吾以真心相待汝。反欲

害吾歸蜀。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者之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乃雍闓之故也。今若不殺此人。必生後患。定曰。怎能勾下手。煥曰。可空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此人若無異心。坦然而來。若有異心。疑而不來。我主可攻其內。某於寨後小路伏之。雍闓若來。某必斬之。高定從其言。作席請之。闓果然疑。前日放回軍之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本部將士。殺投雍闓寨中。原来有孔明

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雍  
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  
里。鼓聲響處。一虜軍出。為首者。乃高定部將  
也。姓鄂。名煥。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  
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闓部  
下軍士皆降。高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  
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  
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  
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



此來乃是詐降。其首亦非雍闓之首也。吾用兵半生。多用詭計。汝安敢瞞吾耶。定曰。若丞相所言合理。某死無悔。何以知吾詐降也。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看畢。言曰。朱褒已自使人來降。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來降。未可深信。吾故知汝乃詐降也。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與朱褒面會。方表真偽。定曰。不須丞相心

疑乞引本部兵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虜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癡呆。不能回荅。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殺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

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衙將。却說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禮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也。王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是此人之力也。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平蠻方。公有何高見。乞教

之。凱曰。某有一言。敢告丞相。一鼓而可平蠻夷。孔明問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一擒孟獲

却說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自歷仕以來。知蠻夷欲反。久矣。故差人入南蠻之境。於路察看可屯兵下寨之處。及戰敵截殺之場。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以待後賢。今遇明公。不敢秘藏。謹以獻之。孔明觀畢。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使。於是孔明提

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有使命至。孔明令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冠白衣而進。乃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謖。字幼常。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孔明問之。謖荅曰。今傳主上勅命。賜衆軍酒帛。孔明觀詔已畢。依命一一俵散。衆軍忻喜而受。訖。遂留馬謖在帳叙話。孔明見謖高談闊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乃問曰。吾奉天子明詔。削平蠻夷。久聞幼常高見。乞賜教之。謖曰。愚有片言。

望丞相納之。且蠻夷之地。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中國久矣。雖今日便破之。明日又復反矣。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復也。但班師之日。必用壯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殺蠻夷種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倉卒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是以服蠻夷矣。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公之所言。正合吾意。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

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將雍  
閩等以智破之。乃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  
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奴元帥。第  
三洞乃阿會喃元帥。此是三洞之主。各有蠻  
兵五六萬。皆聽孟獲調用。却說三洞元帥入  
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伐我等。  
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何不先  
往擒來。金環三結元帥應聲要去。董荼奴。阿  
會喃。二元帥亦要前去。三人互相爭先。獲曰。

汝三人既要都去。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奴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却說孔明在寨中正分撥之間。忽哨馬飛報來。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至。不曾分付。又喚魏延至。又不分付。却喚馬忠。王平皆至。孔明囑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利。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



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典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因中平。恐被蠻夷所笑。失其銳氣也。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

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也。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就如今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也。雲從之。遂上馬。遂取中路而來。行不數里。遠望見塵頭起處。二人縱馬上山坡看時。果見數騎蠻兵先來探聽。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

却細問其路。蠻兵深感其德。乃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元帥董荼奴。并諸洞使。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二更。月明星朗。浩浩而行。刚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雲一鎗。

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奴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先說魏延殺奔董荼奴寨來。董荼奴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奴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

兩下夾攻。蠻王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奴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無片時。張嶷解董荼奴到。張翼押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日。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教深入重

地先破金環三結。子龍文長却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茶奴。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翼。張翼以伏兵待之。吾故擒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筭鬼神莫測。孔明命押過董茶奴。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命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與諸將曰。來日盍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就此可擒矣。喚趙

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分兩路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受計。各引三千兵去了。又喚王平。獨引一軍受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有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遮運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蠻夷騎將兩翼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

披纓絡紅錦袍。腰繫張玉獅子帶。脚穿鷹嘴  
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廂  
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人每每  
來說諸葛亮善能用兵。善分隊伍。吾尚信之。  
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  
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  
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  
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  
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



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平且戰且走。約退二十餘里。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引兵殺回。三路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手下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震。一虜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

數。且說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  
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盡皆棄了  
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  
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  
此處。把孟獲并手下將士盡皆擒了。並不曾  
走了一人。都解到大寨來。見孔明。却說孔明  
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擺開七  
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雪霜。又執御賜黃  
金鈇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

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各各抖搜精神。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穰穰解到無數。孔明喚南蠻將士到帳中。盡去其縛。而言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說。吾想汝等父母妻子兄弟。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也。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皆以酒食侍之。又賜酒肉米糧而歸。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却喚武士

押過益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地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也。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土地。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境內州郡。何為反耶。孔明曰。吾已擒汝。汝心下肯服否。獲曰。錦帶山僻道路窄狹。誤遭汝手。如何服耶。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若何。獲曰。汝若放回吾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心。方服也。孔明笑曰。放汝

回去。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又賜酒肉食之。臨行。又與了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二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望本寨而去。衆將猶豫。却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得擒了。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以長其惡也。孔明大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汝等試看。孟獲不久自被蠻

兵捉至矣。諸將聽知，皆哂笑未信。却說蠻王

益，獲行至瀘水。

名地。

正遇着手下敗殘蠻兵，皆

未卜尋衆兵見獲，且驚且喜，拜伏問曰：大王

如何能夠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

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

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

大喜。擁益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

酋長，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相繼而到。約有十

萬餘騎。此時董荼奴、阿會喃已在洞中。益獲

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溪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也。彼川兵來此。受遙遠之勞。況即目天炎。彼兵豈能久住乎。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不可與他相敵。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皆從其計。於是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柴薪。

皆是各洞供運。因此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疑。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一騎軍飛來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南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是蠻兵。此時天熱。正值五月之間。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引兵依山傍林。揀



陰涼之地與吾將息人馬。乃遣呂凱提調。凱就離瀘水百里揀得林木茂盛之處。今做四箇寨子。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已畢。叅軍蔣琬看了。回問孔明曰。某今番點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之。如何解也。孔明笑曰。非汝所知也。吾自有妙策矣。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

孔明令入。恭拜已畢。一面將米藥分派三寨。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某正欲報先帝之恩。恨無門路耳。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笑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地名此處水慢。堪可扎筏渡之。汝提本部三千

兵逢渡過。直入蠻洞。先斷其糧道。然後會合。董荼奴。阿會喃。兩箇洞主。令使內變。此為頭功。馬岱忻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見之大驚。連夜回告孔明。言說如此如此。拆軍五六百人。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對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盛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

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自然無事矣。孔明嘆曰。土人之言極妙。必知徑路也。遂令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與了馬岱。來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將孔明圖本。領着一千壯兵。令土人引路。遂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地名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此時蠻洞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

蠻人報入。益獲大寨中來。此時益獲只專飲酒。每日番歌蠻樂。不理軍務。乃與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走矣。但退走時。吾當與汝隨後擊之。此可以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是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可以分軍守把。獲咲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

於水中。又何疑焉。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  
夜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吾境內之人。安肯  
向境外之人耶。蜀兵因渡此水而死。誰敢再  
渡。汝等不必多疑。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  
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  
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  
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馬  
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三千軍擺在山前。兩  
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

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奴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二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奴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軍來迎。部內軍有認的是董荼奴。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奴滿面慙愧。

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  
荼奴來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  
怒曰。吾自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  
而退。正是賣陣之計。推出斬了。諸多酋長再  
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打訖一百大棍。放  
歸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奴。曰。我等雖  
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  
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我等皆想  
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猶自懼之。何況我



等蠻夷乎。孔明更有活我等性命之恩。無可  
為報。今欲捨一死命以殺益獲。去投孔明。以  
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亦可以保全妻子。董  
荼奴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  
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奴  
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此時益  
獲大醉於帳中。各人提刀而入。未知性命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三擒益獲

是日。孟獲大醉。卧於帳中。董荼奴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負將侍立。董荼奴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言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等生擒孟獲去獻丞相也。顯我等之功。董荼奴從之。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備軍器。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

本寨聽候。此時董荼奴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聽了。隨即一一賞勞了畢。却用好言撫慰。遂遣董荼奴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蓋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汝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因此吾心又不服矣。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獲笑曰。吾雖蠻夷之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以決勝。

負若丞相再能擒吾。吾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疑也。孔明曰。再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將孟獲放起。仍前以好酒食待之。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用兵命將。井井有條。汝蠻夷之人。何為不服。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各寨軍兵。擐甲披袍。各執器械。精神抖擻。左右侍立。孔明指與孟獲

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如  
此之猛將。許多糧草。許多兵器。汝安能勝吾  
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  
子子孫孫永鎮蠻邦。如此之貴。意下若何。獲  
曰。某雖肯降。爭奈洞中之人。未肯心順。若丞  
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  
方可歸降。孔明忻然。又請孟獲。回到大寨。飲  
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  
送獲歸寨。孔明自回。是夜孟獲來到本寨。教

心腹數百人先伏刀斧手於帳下。欲要謀殺董茶奴。阿會喃等這一般兒。蠻將使命到董茶奴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一聲砲響。盡皆殺之。棄屍於澗。益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并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自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去取親弟益。優分付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矣。汝可

去如此如此。益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逢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虜軍擺開。為首大將。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岱。官授平北將軍。益優大驚。岱問了來情。迎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益獲差弟。益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之否。謖曰。不敢明言。

容某寫畢。以呈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  
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  
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  
吾同。先喚趙雲入。向耳畔如此如此分付。又  
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入。亦  
密密的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  
召孟優入。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  
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等寶若干。  
權為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



明日。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大恩。遂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問曰。汝帶了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眊足。身長力大之士。就令隨席而坐。却教諸將勸酒。孔明與益優等談笑而飲。却說益獲在帳中專望回音。正慮之間。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說稱諸葛亮受了禮物。忻然。

而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報知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去。於是孟獲帶引心腹蠻將百餘人。以為護伴。迳往孔明大寨而來。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

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并番奴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說了。却教馬謖。呂凱為管使。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是中計。急救了兄弟并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之時。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虜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

冲天。蠻兵亂竄。一虜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奔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蠻兵亂竄。又一虜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大殺在一處。四下無路。益獲大驚。棄了軍士。望瀘水匹馬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箇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益獲執縛已畢。原來馬岱受了孔明計策。引本部驍將。扮作蠻兵。撐船在此。擒了益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

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忽報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等擒諸洞酋長至。孔明傳令。盡教解入帳下。多官無不驚訝。少時。刀斧手擁孟獲到帳下。孔明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過吾耶。今番又被吾以計擒之。汝可服否。孟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物。誤中汝毒。盡皆麻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矣。此是天敗。非吾之不能。

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吾以仁義待之。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兄弟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畧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孟獲優。并各洞酋長。一時皆放。孟獲等拜謝去了。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

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再番拏住。必無疏放。益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罷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之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山坡上。延在軍前勒馬提刀。厲聲而言曰。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益獲等抱頭鼠

竄望本洞而去。衆將來迎孔明。孔明已渡瀘水。後胡曾先生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捲將雄畧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衆將於帳下。曰。前者三番擒捉孟獲。吾皆以義縱之。是吾先以恩結其心。聽其自亂。後令遍觀各營虛實。欲令孟獲來劫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惟以軍馬糧草炫輝。實令孟獲看



吾破綻也。孟獲知之。必用火攻。果然孟獲猶恐不穩。故令弟詐降。吾擒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也。不欲滅其類焉。馬幼常之見。與吾相同。吾今故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皆不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以望於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如此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怒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

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夷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克日齊備。各洞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遠近。哨馬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議事。忽十餘人上帳報曰。今孟獲調九十三甸并各洞蠻兵壯丁。皆來迎敵。孔明笑曰。吾正欲命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四擒孟獲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  
有二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  
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  
明遂問呂凱。凱曰。聞知西洱河上流有一山。  
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先  
搭起竹橋。其軍可渡。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  
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水面狹處搭起  
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  
下寨。便以河為壕塹。以浮橋為門。疊土為城。

過橋南岸。一字下三箇大營。以待蠻兵。却說  
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河。  
孟獲在前部。引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  
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  
馬車。左右諸將簇擁而來。孔明見孟獲身穿  
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  
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  
欲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  
許出戰。蠻兵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

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衆將又曰。中國之士。非不能戰。今被蠻兵如此恥辱。安能忍焉。孔明止曰。蠻夷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懈怠。即聚衆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忻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

了計策先退。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  
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  
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  
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  
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令孟獲知  
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  
傳畢。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  
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迳到蜀  
寨之時。只見三箇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

糧草車仗數百餘輛。益優曰。諸葛亮棄寨而去。莫非有計否。益獲曰。吾料諸葛亮今棄輜重而去。必然國中有緊急之事也。若非吳侯必然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於是益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河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與優曰。諸葛亮心多。懼吾追趕。就河北岸少住。不二三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

於河岸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大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益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遂奔舊寨忽一虜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回西河河望山僻處走又一虜軍殺出乃是馬岱益獲只刺得數十箇敗殘軍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



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擁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可奮力前去。連人帶車砍為粉碎。數騎蠻兵。威生十倍。孟獲當先。呐喊搶到大林之前。踏了陷坑。孟獲等一齊塌到陷坑之中。只見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三箇

箇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教招安蠻兵。并諸洞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回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恤。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少時。張翼解益優至。乃是張翼受了孔明計策。斷後小路擒之。孔明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而見人耶。益優羞慙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

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匹夫。今番又被吾擒之。有何理說。獲曰。吾今悞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命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何服也。孔明曰。吾再放汝去。復能戰乎。獲曰。丞

相若再拏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南軍誓不反亂也。孔明令馬送獲。獲拜別。忻然而去。於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益優。從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弟兄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兄長興兵累敗。蜀兵累勝。難以抵當。只就山險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有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

洞。洞主朶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朶思大王。朶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酋長進酒食食之。獲曰。諸葛亮如此之辱。特來投托以安愚軀。朶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遂求計於朶思。未知朶思有何妙策。以破蜀兵。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五擒孟獲

却說孟獲問朶思大王曰。洞主有何高見。望乞教之。朶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大路。東北上一條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額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煙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箇毒泉。一曰啞泉。其水頗甜。正

在當道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  
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  
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  
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  
冰。人若飲之。咽喉則無暖氣。身軀軟弱如綿  
而死。此處虫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馬援  
曾到。雖古今英雄不曾至此。今壘斷東北大  
路。今大王穩居敕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  
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之水。定

然飲也。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  
益獲聽知大喜，以手加額而謝天曰：今日方  
有容身之地矣。又大笑望北指之曰：任諸葛  
亮神機妙策，到此難以施設。其四泉之水，足  
可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益獲益優，終日與  
朶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日不見益獲兵  
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河，河望南進發。此  
時正當六月炎天，熱不可當。後司馬溫公詠  
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鯨驚。忍捨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來報說。益獲退在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守之。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言曰。今四擒蠻王。既已喪膽。安敢再

出。即見天色盛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據汝之心。正中孟獲之計也。軍若一退。彼必乘勢追襲。吾既到此。安有復回之理。但再言者斬之。孔明教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令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乃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

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一將軍端坐。傍有石碑。孔明視之。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夷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到此平蠻。以服其心。復吞吳魏。以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漢朝大事之

重。通靈顯聖。護之祐之。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杖者高姓。老叟下拜。孔明曰。杖者何人也。老叟曰。老夫久居此處。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夷征徒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地西南有滅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骨

肉盡脫而死。正南有黑泉。人若濺之。在手。足皆黑而死。東南有菜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而死。救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三箇時。可以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人若觸之。不久而死。孔明曰。如此。則蠻夷不可平矣。蠻夷不平。安能復吞吳魏也。吳魏不吞。豈得再興漢室乎。有負先帝託孤之重。不如死於此處。言訖。便要投崖覓死。老叟止之曰。丞相不

可如此。老夫指引一處，是可以解之。孔明曰：老杖有何高見，乞教之。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溪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草菴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則汲其水飲之，自然無事也。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也。更兼菴前有一等草，名曰薤。音解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深也。丞相

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杖者如此。活命之德。刻感不勝。顏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遶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

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條。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也。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令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領大軍至此。欲伏蠻夷以歸王化。今不期益獲潛入洞中。故深入其境。以討之。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



藥泉可以治之。望高士矜念亮乃漢代臣僚。及征夫塗炭。賜神水以救殘生。陰功莫大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菴後。教來飲之。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皆與薤葉芸香噲之。隱者於菴中進柘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

掘地為井。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昔者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某。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累諫不從。故乃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

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世代還有也。遂與益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也？孔明乃具金帛贈之。益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有詩曰：

高士功名去不還，武侯曾此破諸蠻。靈泉

猶自居民汲，時有寒煙鎖舊山。

至今雲南各處皆以

此水為藥寶以治諸病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掘地取水，令軍士掘下

二十餘丈。不得其水。軍心驚慌。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於大漢。賜與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此時軍馬安然。遂由小徑直入禿龍洞中下寨。蠻兵探知。來報益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朶思洞主聞知不信。自引部將來高山。

上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朶思見之。毛髮聳然。回與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入蜀寨。必得全勝。獲起身稱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一人報道。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兵

必勝矣。即與朶思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可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虜軀虎體。威風抖擻。益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蹈而入。羣蠻拍手以歌賀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益。獲益優前。



至孔明令進來。少時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益獲等呈獻。孔明重賞而退。然後驅益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下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故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



子孫孫傾心事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從  
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  
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  
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采思大王皆釋其  
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曰：  
孟獲背反，不干汝二人之事。席罷，却令鞍馬  
送之。二人拜別而去。未知孟獲整兵勝負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六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將楊鋒父子六人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於是孟獲等回到本洞。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三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一名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為銀坑山。山中置官殿樓臺。以為蠻王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

牛宰馬享祭。名為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  
鄉人祭之。即與採生之類相同。若人患病。不  
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為藥鬼。其處無刑法。但  
犯罪。則斬。有女長大。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  
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年歲  
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  
象為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其次曰  
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  
賣。博易貨物。其地如此。於是益獲在洞中聚

集宗黨千餘人。飲宴於官中。皆不用坐榻。俱席地而已。前面擺列金銀器皿。孟獲曰。吾受辱於蜀兵五次。已欲捨顏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某累聞大王受諸葛亮之辱。心常恨怒。欲得報讐。若以兵法。必然難退。須得此人。方可敵也。衆視之。乃孟獲妻弟。見為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問曰。其人如何取勝。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乃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如

逢大陣。能呼風喚雨。便有虎豹豺狼毒蛇惡  
蝎跟隨。此人衝突。手下更有二萬神兵。甚是  
英勇。所到之處。束手而降。大王可備書具禮  
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也。獲忻然  
令國舅賫書禮而去。却令朶思大王守把三  
江城。以為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  
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  
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  
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

一努能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因此不敢攻城。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却說孔明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然微風遍起。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

者斬之。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斬之。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包土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重賞。於是衆軍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為蹬道。先上城為頭功。因此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作二十餘處。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到城上。蠻兵急放弩時。太半早

被執下。餘者棄城而走。朶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於是敗殘蠻兵逃回。來見孟獲。言說朶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出而大笑。曰。既為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可乎。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能使飛刀百發百中。乃祝



融氏之後。益獲如死方甦。即起身稱謝。夫人  
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  
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  
口。一虜軍攔住。為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  
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披髮跣足。身著  
絳衣。背插五口飛刀。手執丈八長標。坐下捲  
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  
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  
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

落馬。蠻兵一聲喊。將張疑執縛去了。馬忠  
聽得張疑被擒。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  
見祝融夫人。挺標擡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  
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  
孟獲。獲大喜。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  
斬之。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殺彼  
將。是不義也。天下之人。豈不笑乎。且囚在洞  
中。羞辱其人。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  
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

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受計。又喚趙雲、魏延受計。各人領命引軍而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魏延引軍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逃走。夫人不趕而去。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

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乃是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食壓驚。遣使入洞。欲送夫人換二將。使命入洞。與孟獲答話已畢。獲大喜。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

人入洞。益獲接入。甚是驚慌。正憂慮之間。忽報八納洞主到來。益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纓絡。腰懸兩口大刀。軍中有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擁簇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此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讐。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

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手執蒂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之。乃與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安得不驚也。二人正沈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呪語。手搖蒂鐘。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嗚嗚聞畫角之聲。只見虎豹豺狼毒蛇猛獸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擋。退後便走。蠻兵隨

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敗陣。吾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是日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彩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衣毛。鋼

鐵為牙爪。

今之獅子也。

一箇可容十人。孔明選了

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藥。藏在軍中。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為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之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帝鐘。腰間寶刀掣出。要斬孔明。頃刻之間。狂風大起。猛獸突出。孔明



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本陣中去了。蜀陣中  
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  
鼻出黑煙。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不敢前  
進。皆奔回本洞去了。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  
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  
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官關。扒  
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洞中有  
許多去處。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  
然一人上殿。報說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

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并祝融夫  
人。及宗黨數百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希圖  
王爵。孔明聽知。即喚張疑馬忠。向耳畔如此  
如此分付。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軍。伏於  
兩廊。孔明却令守門將。俱放進來。不許阻當。  
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  
殿下。孔明大喝一聲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  
齊出。二人捉一人。盡執縛已定。孔明大笑曰。  
量汝輩小詭計。如何瞞得過我也。汝見二次

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吾今識破。又被擒矣。令人去搜身上。果然各帶利刃。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汝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若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及矣。孔明曰。巢穴已破。有何慮哉。叱武士盡去其縛。乃指孟獲曰。這番擒住。再

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蕩蕩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忻然大喜曰。何處可去。望乞教之。帶來洞主所舉之國未知如何。

諸葛亮七擒孟獲

却說帶來洞主與孟獲曰。此去東南七百里。

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丈二。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手下有等軍。謂之藤甲軍。其軍至矮者九尺。面目醜惡。見者皆驚。洞中有一等藤生於山澗之內。盤於石壁之上。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曬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纜穿成鎧甲。前胸并後背各用一片。兩臂兩片。又做成大裙五片。共為一副。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甚是輕巧。刀箭皆不能入。

因此號為藤甲軍。若得此兵。擒諸葛亮如利  
刀破竹也。益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  
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益獲入洞。再  
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  
報讎。獲忻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箇為首  
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  
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  
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  
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

元突骨兵至。桃葉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葉渡口。孟獲又在各番集聚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葉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聞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處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

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葉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却坐其上而渡之。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蠻兵之後有一烏戈國。極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亦有桃葉惡水。本國人



飲之。反添精神。別鄉人飲之。即死。倘蠻兵敗。過河不用船筏。連甲下水渡之。如此頑皮之類。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大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善棄而去之。是無始終不智之人也。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又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葉渡口。此岸山僻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

如長蛇。皆光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治之。馬岱受計而去。又喚

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克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葉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以今日為始。限半箇月。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箇寨柵。只望白旗處便是脫身之所。若輸十四陣也。休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悵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疑馬忠。引

本洞所降蠻兵千人。如此行之。孔明笑曰。今  
番一戰。須要全功。各人欣然而去。却說孟獲  
與烏戈國王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凡  
到之處。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  
山谷之中。林木多處。切不可輕進。兀突骨曰。  
大王說的是也。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  
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  
教道。獲再拜謝之。忽報蜀兵在桃葉渡口北  
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

渡了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伏兵。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引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將魏延追殺一陣。蜀兵皆棄盔甲。執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魏

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果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畧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此時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箇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請益獲觀之，乃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十五

陣奪了七箇營寨。我兵累勝。彼兵累敗。今蜀兵望風而走。已離桃葉渡口三百餘里。蜀兵已是膽破。諸葛亮已是計窮。此這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只道蠻兵得勝。不以蜀兵為念。自在軍前催督。令孟獲引各洞番兵常離五七十里。但逢着蜀兵即便追殺。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烏戈國藤甲軍對陣。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有光。

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軍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處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遇見數十輛黑油櫃車。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此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蠻兵爭競取之。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山上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車小



輜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大驚。慌忙退兵。聽得後軍大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不大慌。猶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內藥線皆着。就地飛出鐵砲。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無鉄砲之處。糧草之車。盡皆爆開。內有琉黃焰硝引火之物。那火光往來飛舞。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的互相擁抱。死於盤

蛇谷中。孔明在山上望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鉄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泣淚而歎曰。吾雖有功。必損壽矣。這國之人。不曾走了一個。左右將士。無不悽愴。却說蠻王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歡笑拜于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也。來請大王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大王前到。特

來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起。臭氣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疑。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欲撥兵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集聚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正遇一輛小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是孔明。孔明大喝一聲。曰。反奴孟獲。今番如何殺急回馬便走。

一負將引五百軍攔住。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執縛已定。此時王平、張翼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却說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孔明與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也。吾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彼果疑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心堅必放心而追矣。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

皆是光石。下面沙土。故知天助也。因此方令馬岱引軍盡伐樹木。使彼不疑。前車上黑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名為地雷。一砲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皆埋於地土之內。纔一發動。山損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乃引火之物。山上安設滾木亂石。却令魏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必不利於火也。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

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勝。故一火而焚矣。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身之大罪也。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神鬼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與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故令我等放公回去。

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日可速去之。獲垂  
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  
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耻也。遂同兄弟  
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  
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  
服乎。獲泣而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  
成之恩。安得不服也。孔明請孟獲上帳。設宴  
慶賀。就令永為洞主。所占之地盡皆退還。孟  
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忻然跳躍而

慶之。後人有詩以贊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幢。親提士馬出南方。瘴煙  
罩地經瀘水。火日飛天守戰場。三顧深恩  
酬漢主。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  
德。為選高原立廟堂。

宋賢丘玉林有詩曰

當年諸葛自南征。不減孫吳善用兵。七縱  
功臣皆仰德。三分誰敢與齊名。蠻雲堆裏  
旌旗展。瘴雨聲中鼓角鳴。妙用鬼神應莫



測遠夷今古拜先生

於是孔明將洞中一切事理皆委孟獲照舊掌管。獲拜謝而去。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馬深入不毛。收復蠻夷。目今蠻夷既已歸服。何不張官置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三不易也。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夷拆傷父母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夷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也。今吾不留人。不留兵。不運糧。自然安矣。衆官盡皆服之。此時蠻夷皆感孔明之恩德。乃與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呼之為慈父。皆運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拜送。孔明以資軍用。後有進貢天子禮物。終身不反。南方已定。皆是孔明之功。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孔明便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

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未知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終